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电影院?

◆ 吴翔



那些有着历史文化、人文故事、时代美感的老电影院,最好修缮成什么样?是“更时尚、更年轻”,还是“保留历史感,原汁原味”?随着国泰电影院等一批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電影放映场所开始进入修缮转型阶段,大家都充满期待。

毫无疑问,肯定要提升硬件品质。在电影放映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IMAX、4DX、激光巨幕、全景环绕音……当下流行的多厅影院,就贵在大大小小的厅都有各自的功能定位,且符合技术迭代。当年,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阿凡达》让国内普及了3D电影,使得国内3D银幕激增至全球第二人3D电影市场,3DIMAX也开始普及起来。李安导演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则运用了3D4K120帧——此前,影视剧每秒都是24帧。这类电影的画面极其细腻且高速运动下不会糊,其学术名称是“沉浸式数字电影”(Immersive Digital)……如今,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电影的拍摄和播放手段都在不断进步,影厅承载的功能各异。当下观众对视听效果追求早已与际接轨,去影院看电影时除了要选择影片外还要考虑影厅、不同的影

厅会为我们带来不同的观影体验。

即便在开业之初,国泰电影院(原名“国泰大戏院”)装潢富丽堂皇,也是音响效果最佳的电影院之一。就像1932年1月1日,国泰大戏院在《申报》上的开张广告所说:“丽富宏壮执海上电影院之牛耳,精致舒适集现代科学化之大成。”

据透露,此番修缮国泰电影院这座优秀历史建筑的上海建筑装饰集团,也将先从整体硬件的技术提升入手,修缮的主要内容包括室内影厅、休息厅、沿街商业等区域;还将对局部结构进行加固;空调、电气、给排水系统等等也将更新,并在这些维护正常运营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室内装修设计。理所当然,保留其浸染着历史痕

迹、名人足印、文化品格的建筑外部风貌和室内装修设计,也是国泰影院的个性价值所在——大家期待的“保留历史感,原汁原味”。因为,上海不缺充满科技感的各大影城、影都,但具有“建筑可阅读”价值的海派文化地标,是不可复制的。国泰影院之于淮海路的意义,就如大光明电影院对于南京路的意义,是上海两条百年老街上的文化地标,能够触动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共同记忆。这些老影院就在那里,不开口就是故事。

1935年12月的一天,鲁迅高兴地和家人赶到国泰看电影,不料当门票全部售完,只好买了下一场电影票,看看时间还多,他们回到虹口的家吃晚饭,然后再赶过来看。秦怡从小就是个影



被羞辱的马蒂斯画作

林距离

◆ 林明杰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的马蒂斯艺术展《红色工作室》,9月10日结束。如果不是疫情,想必有不少喜欢马蒂斯的艺术爱好者,会飞去看这个展。

如果给世界现代艺术史中的名家拍张集体照,马蒂斯绝对是坐在第一排的一位。他是印象派之后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他开创的流派有个狂野的名字“野兽派”。虽然他的画风今天看来浪漫而多彩,丝毫牵扯不上狰狞恐怖的野兽状,但当年的艺术圈却视之为洪水猛兽。

《红色工作室》是马蒂斯描绘自己画室的一幅画。MoMA的展览精心为这幅画单独布置了一个展厅。除了以一面墙隆重地展出《红色工作室》,还别出心裁地把《红色工作室》上描绘的物品都找来,汇聚一堂。譬如画中国到工作室里挂着的几幅画,都找到了原作,还有雕塑、瓷盘等。

今天,这幅荣耀备至的画作,想当年曾遭

受许多羞辱。1911年马蒂斯应一位俄罗斯富商委托,画了此画。马蒂斯的画室就是在这位商人的资助下建成的。但是这幅画在当时太离经叛道了。它整个画面全是红色,三维空间被整合成了二维平面。你想,看惯了文艺复兴后经典绘画作品的藏家们,好不容易开始接受“像未完成作品”的印象派,却还没来得及做好接受马蒂斯野兽派的心理准备。爱他的委托人、资助者,也受不了这幅画,拒收。

然后,这幅画先后出现在英国的印象派画展和美国的军械库艺术展上,都遭遇了专家质疑、观众吐槽的尴尬。以收藏离经叛道的现代艺术作品著称的谢尔盖·舒金,收藏了马蒂斯37幅作品,却也无法接受《红色工作室》。

17年后,这幅画终于被一个夜总会以806英镑买走了。马蒂斯还搭上了免费提供装修设计的服务。

这还没完,卖画时,马蒂斯跟甲方签了

这些字的读音真的变了吗?

◆ 单虹

开学前夕,一篇题为《广电人注意!这些字已经改读音了》的网帖又出现在朋友圈。之所以说“又”,是因为类似帖子几年前就出现过,这次只是标题略作修改,内容大同小异。

也许搞清楚几个问题,网帖中的诸多“困扰”就迎刃而解了。

变与不变

实际上,在国家有关部门于1985年12月发文颁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中,网帖中列举的“确凿”的“凿”“呆板”的“呆”以及“从”“脊”“迹”“绩”“框”等字音,就已经审定,也就是说,这些字词的规范读音30多年前就已经明确了,而且一直使用至今,30多年来并未发生变化。

普通话中有些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音,但表示的意义和用法是相同的,这就叫异读词。比如网帖中提到的“确凿”,有人读“quèzáo”,有人读“quèzuò”;另外比如“教室”,有人念“jiàoshì”。这种异读现象一多,语言就显得比较繁杂,缺乏明确的标准,而且增加了学习负担。这就需要根据一定的原则,对异读词的几个读音做出取舍,审定其中一个读音作为规范,加以推广,废除其他的读音。所以异读词审音工作是根据一定的标准除去普通话读音中的冗余部分,减轻我们的学习负担和语言交流中的困扰。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进行过三次普通话异读词的审音工作。第一次是从1956年到1962年,1963年公开发布了《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第二次是从1982年到1985年,1985年12月国家有关部门发文颁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第三次是2011年到2016年,对异读词审音表进行修订。第三次审音成果2016年曾征求社会意见,但尚未正式公布,目前异读词的语音规范还是应该参照1985年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网帖中提到的“梗米”的“梗”,2016年征求意见稿拟调整为“gēng”(网帖错标为第三声),尚无定论,所以现在仍应按1985年的审音表,读“jǐng”。至于网帖中提到的“说服”一词,从《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到现在的第7版,都只标注了一种读法“shuōfú”,不读“shuǐfú”,《现代汉语词典》“说客”注音是“shuōkè”,并提及“旧读shuǐkè”,2016年征求意见稿拟恢复为“shuōkè”。1985年审音表中,“说shuǐ”只列了一个词条:游说。

古音和今音

或许是出现在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原因,《回乡偶书》中“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衰”,和《山行》中“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中的“斜”到底该怎么念,也引起广泛争议,此网帖也有所提及。个人认为“衰”和“斜”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并没有其他读音,既然是用普通话来读古诗词,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当然应该用普通话规范语音。有些朗



金庸小说,如何翻拍才能不「魔改」

◆ 蒋橙

至今我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暑假里,几乎每天早上都会走进录像厅。那时正醉心于金庸武侠小说的我,混在一堆大人中看了59集的TVB版《射雕英雄传》(1983年)、50集的《神雕侠侣》(1983年)以及其他一些记不得名字的武侠剧。

应该说,这些剧不仅是我,也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虽然现在看来,不少删拍的布景和特技都透着简陋,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确深深地打动了无数像我这样的观众——黄日华演出了郭靖的憨厚,翁美玲演出了黄蓉的灵动;还有当时青涩的刘德华,正好有一种倔强的少年感,而陈玉莲演小龙女自带清冷本色,白衣飘飘,惊为天人……到今天,1983版《射雕》在豆瓣上的评分仍然高达9.2分,居于近40年来所有的18个版本之首。而1983版《神雕》也在迄今为止的13个版本的影视剧剧中,获得了8分的版本,仅次于1995年TVB由古天乐主演的《神雕》。

再说个反面例子。今年,有三部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在网络平台上映——前两部是1月31日的《倚天屠龙记之九阳神功》、2月3日的《倚天屠龙记之圣火雄风》,两部的评分都在4分之下,网友纷纷吐槽“买的不是片子,而是弹幕”“导演毫无诚意,演员毫无演技,剧情毫无逻辑”“放过金庸武侠吧”……后一部是7月15日上映的《雪山飞狐之塞北宝窟》,评分6.4,勉强及格。用1.5倍速看完后,心中浮起疑惑:除了有限的几个主人公的名字外,和金庸原著八竿子打不着呀,原著中柔弱全然不会武功的苗若兰,电影里不仅是武功高手,而且还一手招募了胡斐,策划了复仇局……这让人不禁严重怀疑版权究竟是为了什么?

从2010年开始的10多年里,金庸小说被影视化了至少10次,评分大部分在3分至5分的不及格区间,其中还有评分高达2.5的2018版《新笑傲江湖》……鼓起勇气看了看,果然山寒风十足,原本潇洒俏皮的令狐冲既无演技也无颜值,难道是主演带了“命山”进组?更安排东方不败和蓝凤凰相爱相杀,难道编剧是魔改无上限?

新版也不是全无佳作,2017版的《射雕英雄传》评分有8分。在我看来,能成功改

编金庸小说秘诀,一曰武,二曰侠,三曰情。武是指武术招式或硬桥硬马、拳拳到肉或轻盈华丽,美感十足,而不是一味靠慢镜头和电脑特效;侠是指完整到位地还原金庸在《射雕三部曲》中屡屡提及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悲愤扶弱、胸怀天下的侠客气概,而不是魔改加戏;情是男女主人公之间最强大的吸引力。金庸说:“世上最宝贵之物,乃是两心相悦的真正情爱,绝非价值连城的宝藏。”所以男女主角之间在屏幕上绝对需要有火花,才能演出大侠笔下的童话爱情。

最后说一句,除了原汁原味的改编,如果编导有追求艺术的诚意,拿金庸小说做外壳也不是不可以。比如1993年李仁港导演的武侠剧《九阴真经》,以及王家卫导演的电影《东邪西毒》(1994年)。前者请来大侠专业户姜大卫,精准地演出了黄药师和爱妻的番外篇,尤其是黑白格调的片头,堪称金庸剧史上最美MV。后者则是借金庸人物设定,传达各种爱而不得、爱却错过的遗憾和纠结,令当代都市男女心有戚戚焉。

8月31日,又一部新版《飞狐外传》开播,真心希望这一回,剧组不要让金庸迷们再大呼“魔改”了。



观影,也观你

◆ 吴冠琦

前两天,上海松江一家影院内,一女子在观影时,对后座小孩踢座椅表示不满,后排小孩父亲报复性踹座椅,随后女子报警称感到头晕,事后该男子被拘留。很多人看到这起事件,不禁感叹,如今观影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的娱乐活动,可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里,类似不文明的行为其实依然屡见不鲜,熊孩子踹座椅、大人大声喧哗或窃窃私语聊剧情、开着亮屏刷手机、翻找塑料袋……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有一种文明礼貌,叫作不打扰;不打扰,是对身边人的尊重。当你在观影时,人的言谈举止是否文明,别人也一目了然。要说起在影院里遭遇的不文明行为,估计每个人内心都有几段不愉快的记忆,说不定都能集纳编一集“吐槽大会”。

现在影院条件越来越好,有的影院甚至能躺着看电影,灯一关,鞋一脱……比家里还舒服,哪里还顾得上别人怎么看。有的是忙里偷闲来看电影的,日理万机的他们时不时要拿出手机,在黑暗中点亮自己的脸;有的看过一遍的,还会给你带来剧透,“你看,马上这个人就要被抓起来了……”

不光影迷,就连影视工作者也有不妥举动。有一次,郑恺发布了一条观看迪士尼新片《狮子王》的微博,并配上两张在影厅里屏摄影片的图片,网友纷纷认为郑恺的屏摄行为不妥,还有网友指出,郑恺曾经参与拍摄文明观影公益宣传片,在片中亲口说:“(在影厅内)拍照、录像、录音都是不允许的。”这

争论之时是文学之舟再启航日

我们如何对待鲁迅文学奖?

◆ 蒋应红



记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的时候,我曾在微信圈转发时说:“这个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对当代作家的正常进步也伤害不小。”在回复王尧先生“按语很好”的褒奖时,我又补充:“很多优秀的作家本来能随心所欲地写出更多经典性的作品,后来因为‘茅奖’‘鲁奖’的心理作祟,折腾得筋疲力尽,连潜心写一篇小作品的心思都没有了,遗憾,痛心。”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同样难免几家欢喜几家愁。大家广泛转发、分享、热议,恰恰从侧面证明了社会大众对文学的尊崇态度和对好作品的期待心情。

鲁迅文学奖其实是对茅盾文学奖的有力补充,自1997年设立以来,将评选范围从“全国中、短篇小说奖”扩展到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对于这样一个“综合性”文学奖,包括读者和作者在内,只有尽可能地摒弃世俗的功利思想,着眼于文学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部规律,才能对此做出客观认识和理解。

第一,从整体而言,本届获奖作品可以视为对新时代文艺思想、方针、政策积极践行和努力回应的典型。这一点在报告文学奖的作品中尤为突出,这些作品立足现实,真实记录了怀揣“中国梦”的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个体所显露出的折中现实,生动呈现了觉醒年代有志之士的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江山如此多娇》和《国家温度》都是脱贫攻坚题材,也是今后乡土写作的一个方向;避免对

乡村田园牧歌式的臆想,要正视现实,记录时代变革中乡村的真实图景。其他诸如中短篇小说中王松的《红骆驼》、艾伟的《过往》、刘建东的《无法完成画像》、蔡东的《月光下》,诗歌中刘宏伟的《岁月青铜》、韩东的《奇迹》、臧棣的《诗歌植物学》等,或在创作手法或在创作风格或在艺术审美中进行了创新,在向下看(民间)和向后看(历史传统)两个维度中,努力寻求属于当代中国文学的话语表达、艺术气质和审美形象。

第三,从读者的角度而言,其实上述两点是我们认识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获奖作品的内外两个维度,不可非此即彼,否则便落入口水战式的毫无意义的争论中。还必须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获奖作品固然优秀,但对于自己的审美需求,未必就是最优秀的。入选鲁迅文学奖的35篇作品,只是代表了近几年的创作实绩,具有总结和导向作用,但不是实际的全部,就像了解明清小说,不仅仅要阅读四大名著,还要阅读《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以及《微歌草堂笔记》《虞初新志》《归田琐记》等笔记小说。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每一种文学奖项评定的时候,争论不休之时也是文学之舟重新启航之日,鲁迅文学奖也不例外。像竹子每生长一段时候都要作一个“节”一样,中国当代文学的常青藤上,就布满了这些大大小小的“节”。当我们迈过“心节”,重新长出“枝节”,或许才能在文学的百花园中遇见藏藏动人的风景。

鲁迅文学奖当如是观,可否?